



光启
文库



文学的异与同

张 治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学的异与同

张 治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异与同 / 张治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光启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6917 - 2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283949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文学的异与同

张治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6917 - 2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1½

定价: 60.00元

EX LIBRIS
ERNST HIRSCH



A. COSSOVATI



主 编：陈 恒 孙 逊



光启文库

光启随笔



光启文库

光启随笔 光启讲坛

光启学术 光启读本

光启通识 光启译丛

主 编：陈 恒 孙 逊

学术支持：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责任编辑：孙 莺 陈 雯

装帧设计：纸想工作室

出版前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梁任公把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自徐光启以降数代学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海纳百川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承徐光启的精神遗产，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库”。

文库分光启随笔、光启学术、光启通识、光启讲坛、光启读本、光启译丛等系列；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力引介国外学术精品。如此，我们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能以高水准的海外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文库推重“经世致用”，即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文库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国外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话语体

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文库推动“东西交流”，即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文库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汉语世界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整理汇编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文库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文库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文库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等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文库综合著、译、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文库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致诚挚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库”的工作，搭建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矗起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阐释中国、理解世界，让阅读与思索弥漫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2017年3月

自序

本书收入的主要是近两年发表的随笔与论文，多涉及中西文学交流、文学翻译和钱锺书研究的话题。此前出过两本集子，都放在“启真馆”的“六合丛书”里了，均以虫类拟象，分别题为“蜗耕”“蚁占”；这次结集，忝列“光启文库”之中，体例风格皆有所不同。

我听从了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鲍静静总编辑的建议，最后定书名名为“文学的异与同”。钱锺书早年讨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里的一个特点时，有段话说到，我们对于中西异同不能贸然下结论，两种不同的理论有可能是遵循着同一原则。我深以为是，并认为文学研究之理想，当是通观其各自古今之变，且把握其中不变、固有的因素，然后才有彼此间的启发和参照，并贯通之，由此方可鉴往知来。此外，“文学的异与同”，好像还可以理解为对于“文”与“学”的异同之辨。1906年，周氏兄弟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学，鲁迅曾提出自己对文学的界定是“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章太炎不以为然（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7页）。后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

略》里有一大段话来阐述他的观点：文辞优美者也可以蕴含事理，学说高明者也能够感动人心。20世纪中国文学受19世纪西方文学史观念演变的影响，采取以艺术为中心的角度，重视艺术经验、情感影响等因素，从此忽视史志、论辩等类型的学术文章，只以诗歌、戏剧、小说和难于界定的“散文”作为文学来认识，而且以文体自限，较少追求长于哲理或论辩、考据的文学创作道路。我多少也有感于此，在文献稽考和文艺评述的取材上，想要对“文学”的内涵加以重新的理解与界定。

因为近年来关注钱锺书中外文读书笔记的《钱锺书手稿集》，所以连续在写相关的论文。即便是其他论题上的很多想法都可以与钱锺书研究联系起来。包括上文所言本书的题名，也与他早年那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有关。此文谈到中西比较里似异而实同的例证，就是中国文学讲平仄，西方文学讲重音（古典时代则为音长），都是追求声调和谐的原则。后来我注意到钱锺书、吴兴华，甚至也包括了陈寅恪等人，他们都认为中西古典文学都有追求骈俪对偶的流派风格，因此“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八事”，说文学革命主张之一是“不对仗”，理由是西方近代文学不这样，这是错误的看法；胡适晚年尚道“骈体文有欠文明”，“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这个偏见很深，造成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导致了我们的现代语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认识误区。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从我的角度和立场理解，所谓辨明中西传统的异同，可以“鉴往知来”，就是要立足当下，和我们今天语言文学里的问题有关，也和未来中国文学的方向有关，还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理想有关。

钱锺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那次中意文化交流会议上的讲话中，

就断言，中西文学交流必然早就存在，只是找不到充分可靠的证据。《容安馆札记》第748则载，钱锺书读冯梦禛《快雪堂集》至卷五九日记部分时，注意到后者有和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接触的记载，于是提到多种集部文献、学问笔记乃至“兔园册子”里出现过的与利玛窦交游或评价其思想的资料“皆未见人称引”。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识，真远胜清季人之妄诞。”2006年年初，我还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准备的学位论文研究的就是“清季人”海外游记里五花八门的“新学”之表述，读到《容安馆札记》里这句话时激动不已。正好当时刚刚看到李爽学先生的新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提到晚明时候，来华的都是欧洲的高精尖人才，中国士大夫多能予以认可。可以说《管锥编》前言所标榜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作为源于陆象山心学思想的晚明精神，就是我在“异与同”之间分辨、取舍时最终想要追求的。我想钱锺书拿这个来破20世纪中国文学里过于强烈的国族意识是有效的。正如本书最后的那篇书评所强调的“近四百年”一说，我想我们在今天可以用这个大时段，来破除中国现代文学只是自救自强的一种定位。走向世界，并不是因为闭着眼不看世界会挨打，而是因为交流早就存在。

恰好是70年前，钱锺书的《谈艺录》问世。全书91则，具有首尾相扣的布局，实际上整体是一“圆”象。结尾所论“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即关联开篇引席勒之言：“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Manier）。”我们一方面可感受到钱锺书在行文间情怀涌起、接通中西而产生“同时性”的世界感，另一方面又当理解文学史的演进发展并不应该只是关注新的所谓“时代主题”，之所以存在“异世”，是因为选择“新”未必就一定取消“旧”的存在资格。从钱锺书读书笔记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学古典传统在现代

文学中的延续问题极为关注。他笔记最为详尽的德语书之一，即库尔提乌斯所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似乎也是《管锥编》有意效法的名著。众所周知的是，与《谈艺录》同年问世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寄寓着作者在“二战”前后对于“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精神”的忧虑。库尔提乌斯在书中指出，一切现代文学的价值都在于将一部分古典传统复活，“过去的文学”并非死去，而是随时可以在当下活跃起来的内容，这揭示着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永恒的当下”。就此而论，钱锺书“同时之异世”说法，与之不谋而合。

我不能判断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理解程度是深是浅，甚至也不确定自己妄发的阐述是否有价值，一切都还有待诸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一：德理文译《唐诗》	3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二：高一志的中文著作	9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三：杨绛的《小癞子》与 钱锺书的《小癞子》	16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四：商务印书馆 “说部丛书”里的原作	25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五：商务印书馆 “说部丛书”里的原作（续）	33
载泽在剑桥遇到的古典学家	42
张德彝西洋看戏补考	51
第二辑	
钱锺书学案	67

钱锺书与吴兴华的骈体文学论	94
钱锺书西学视野中的古希腊罗马经典	117
“Novella”识小：钱锺书所读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短篇小说集	156
钱锺书的佛典笔记及其修辞比较研究	183
钱锺书读奥维德	212
杨绛译《堂吉珂德》功过申辩	221

第三辑

为影印三卷本《古典学术史》及 《古典学术简史》而作	237
清代小说关于“怪诞”风格的修辞试验	259
博尔赫斯研究翻译之名文的汉译指谬	284
若干未收入《吴兴华全集》的佚作 “译述”与“译注”	295
书讯三则之一	303
书讯三则之二	311
书讯三则之三	324
长达四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329
后 记	332
	345

第一辑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一：德理文译《唐诗》

如果关心汉学史，想必谁都知道法国汉学历史悠久，群星荟萃。用著名汉学史家张西平先生的定义，所谓“专业汉学”阶段，——就是说，不再完全依靠传教士的工作，而是在大学和世俗的科研机构里建立汉学的教学研究科目，——最早有康熙朝宫廷画家及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的那不勒斯中国学院（1732年），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科学院设立汉学课程的时间也很早（1741年）。法国虽然是在19世纪才建立相关学科的，但从此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汉学中心。1814年，法兰西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第一位是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目前所见很多写西方汉学研究的书，包括那些号称自己到法国访过学的人，仍会把法兰西广学院（或译作“法兰西公学院”）当成是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于是把雷慕沙或是他的学生儒莲吹嘘为“院士”。可要知道，法